
明史

明史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二百十六

楊鶴　　楊嗣昌　丁啓睿　陳奇瑜

熊文燦　王家禎

楊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雄南知縣調長安四十年擢御史極陳京營虛耗人公推折公私匱乏東方群盜數事且曰今東宮所習見者陛下二十年以後罷朝輟講深居廢事之狀也二十年以前早朝晏罷勵精圖治之狀不得而見也陛下延宜令東宮知勞陛下安宜令東宮知危陛下盈成撫運禍履非常宜令東宮知艱知懼安可日與宦官宮

妄庭而不見一士大夫乎今陛下靜攝以來說者謂
權無旁落然頃者愛女被痾於宮奴館甥受梃於朝
市而叩閽不聞上書不達壅蔽極矣疏奏不省時壽
寧主壻冉興讓為掌家宮人梁盈女內官彭進朝等
殿辱公主三奏不達興讓掛冠長安門去廷臣方爭
其事故鶴言及之先是考選者積三年不得命及命
下兩京言路驟增七十八人鶴慮其排擊大臣再尋
朋黨疏言向來東西南北之黨實風馬牛不相及之
人顧勿續已燼餘灰樹目前新幟臣誠不忍黨人之
禍與國終始時韙其言熊廷弼被議鶴疏理之尋出

督兩浙鹽法廵按貴州四川烏撒近貴州去川南叙州千里土官恣甚大吏不能制知府安雲龍卒其族人與霑益安効良爭印搆兵三十年後竟為効良所殺其父紹慶又殺霑益州背川雲貴咽喉地鶴請割烏撒隸貴州便節制可弭後患議不決而止後効良為亂如其言貴州土官以百數水西安氏最大而土地戶口貢賦之屬無籍可稽鶴乃檄宣慰安位盡著之籍并酋領目把主名承襲源委悉列上有司自是簿牒始明奸契易核事竣不俟命徑歸久之還朝楊鎬四路師敗鶴薦熊廷弼張鶴鳴李長庚薛國用袁

應泰因乞停皇稅釋累臣登遺逸納諫諍發內帑收人心不報又言遼事之失不料彼己喪師辱國誤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聞束手無策誤在樞部若至尊優柔不斷是又至尊自誤并言李如楨不可鎮遼京城士民移家潛避者宜重罪亦不報當事惡其直將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旋丁外艱天啓初起太僕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任丁內艱初廷弼宣慰還東鶴實薦之及魏忠賢擅政御史卓邁劾鶴黨護廷弼遂除名崇禎元年召拜左僉都御史帝銳意求治頗事操切鶴上言陛下

圖治甚殷用人若渴平臺召對言路大開誠千古一時也然其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磬而小民之元氣傷自遼左黔蜀喪師失律暴骨成丘而封疆之元氣傷自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遂釀乘之誅鋤善類而士大夫之元氣傷勢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調風邪易入亟當培養而陛下事事勵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終並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竊以為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為之程寬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

報聞尋進左副都御史明年拜兵部右侍郎代武之
望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當是時關中頻歲大荒有司
不能恤群賊蜂起鶴未至白水王二漢南王大梁階
州叛卒周大旺皆已誅滅而繼起者益衆邊軍饑困
者應之延安榆林間大抵皆賊故事總督大臣率用
邊撫知兵者鶴素不嫺軍旅之任廟堂誤用之莫知
爲計其冬京師被兵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
總兵官悉以勤王行賊益無所畏延綏兵中道逃歸
爲賊廵撫張夢鯨憂憤死移書鶴鶴料之鶴不以聞
甘肅兵亦肆懼誅合於賊賊益張三年正月王左掛

等攻宜川為知縣成村所却轉攻韓城鶴及陝西巡撫劉廣生命叅政洪承疇援之會他援兵亦至俘斬三百餘人始解圍兆走清澗鶴以軍中無師連疏請諸將還鎮乃起故將杜文煥任之時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蹙賊於延川賊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乞降別賊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鶴廣生未撫匿不奏所撫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亟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滛掠如故有司不敢問民益受害鶴猶駐耀州賊攻陷金鎖關殺都司王廣調榆林僉事張福臻討之是時歲益祲饑益

欽軍民日相挺為亂雖時有克捷而其勢不衰鶴晏
號請餉請賑且請益餉大征朝議方急邊左不能應
而鶴又素無方畧以致一意主撫嘉引陷黃甫清水
木瓜三堡遂陷府谷縣已撫王左掛以白汝學故綏
德州諜内應事覺巡按李應期與承疇文煥計命游
擊左光先守備白邦政執綏德誅之左掛等五十七
人皆死已而神一元陷寧塞明年陷保安一元死弟
一魁圍慶陽陷合水鶴鳴移駐寧州一魁求撫送還
合水知縣蔣應昌别賊拓先齡金翅鵬過天星田近
菴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鶴設御座於城樓賊

莞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戒歸伍戒歸農賊佯
許也立赦其罪鶴以一魁最強致其潛帳中與同卧
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稽首謝即宣詔赦之畀以官
處其衆四千餘人於寧塞使守備吳弘器護焉鶴報
功乞錄弘器及都司費邑寧帝俞之賊黨茹成名最
桀驁鶴令一魁所善劉金誘殺之其黨懼挾一魁復
叛而別賊李老柴獨行狼田近菴又攻陷中部御史
謝三賓言鶴謂慶陽撫局既畢賊散遣俱盡中部之
賊寧自天降疏下延安御史吳甡覈奏甡亦劾鶴主
撫悞國帝怒遣使逮下獄戍袁州八年冬卒於戍所

子嗣昌時為宜大總督請恤帝念嗣昌勞復其官鶴
初以屯世祿寧下大捷功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世
蔭錦衣千戶追十年叙賀虎臣寧夏破賊功追加太
子少傅十三年又以甘肅叙功任一子官鶴居官無
大過用違其才遂致顛躓論者惜之從弟鶚崇禎四
年進士官御史有才名擢順天巡撫京師陷南歸福
王以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軍務鶴子即嗣昌也
嗣昌字文弱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改除杭州府教授
遷南京國子監博士累進戶部郎中天啓二年引疾
歸崇禎元年起河南副使明年京師戒嚴以巡撫范

景文檄募兵入衛優詔嘉奬尋加右叅政移覇州四
年移山海關餙兵備大変城破
大清兵圍樞輔孫承宗巡關御史王道直總兵官宋
偉俱赴援嗣昌獨鎮關門甚著勞績父鶴被逮三疏
請代罪得減死五年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
山海諸處嗣昌父子初不附逆奄於東林本無嫌遷
安故侍郎郭鞏謫戍廣西其鄉人有為訟寃者嗣昌
以鞏己鄉民以聞於朝遂為給事中姚思孝所駁鞏
故麗名逆案而思孝附東林者也自是與東林忤七
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

軍務嗣昌言臣父昔官總督罪戍袁州已及三年臣
復何心敢居此職帝優詔答之而不赦鶴也時中原
饑群盜蠭起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其黨廷
議不允已上六疏陳邊事多所規畫帝異其才尋以
父憂去復遭繼母喪九年秋兵部尚書張鳳翼卒帝
顧廷臣無可任者特起復嗣昌屢疏力辭不許明年
三月抵京請召對嗣昌通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
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口才所對敏捷帝與語甚
悅大信愛之鳳翼故柔靡兵事無所區畫嗣昌銳意
振刷帝益以為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

用卿晚嗣昌乃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勦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力征討福建巡撫熊文燦者討海賊有功好大言自謂足辦賊嗣昌聞而善之會總督洪承疇王家禎分駐陝西河南而家禎故庸才不足任嗣昌乃薦文燦代之令駐鄖陽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措餉之策有四一曰因糧一曰溢地一曰事例一曰驛傳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前總理盧象昇擬議未行倣

其意亂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殘地不與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外者核實輸賦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貲為監生一蠲而止驛傳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戶部尚書程國祥不敢違議上帝乃傳諭流寇蔓延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為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為民去害之意嗣昌尋議令諸州縣練壯丁以捍本土詔撫按飭行賊攻淅川左良玉不救致城陷山西總兵王忠援河南

稱疾不進兵諜而歸帝臨朝太息嗣昌進曰尤世威
張全昌俱失事侯勘而全昌降賊不死罪尤重請逮
而戮之以肅軍令帝然之因并逮忠良王以六安功
落職戴罪自贖嗣昌乃薦宣大總督盧象昇宣府巡
撫陳新甲知兵請令久任而戒飭薊遼總督吳阿衡
薊鎮巡撫陳祖苞總兵陳國威毋耽宴樂廢邊備後
三人失事如嗣昌言初嗣昌建四正六隅之說帝深
喜之中外亦冀其成功雖加賦人不敢議其後以江
北急改駐總理於安慶而卽撫復留己祇悟前策及
文燦受事卽議撫嗣昌頗不以為異議陰主之而復

上疏申己說言網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為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陝撫斷商雒鄖撫斷鄖襄安撫斷英六鳳撫斷亳潁而應撫之軍出靈陝保撫之軍渡延津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勢期必盡若關中大賊透出關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關協擊礪三月之軍鋒除十年之劇寇苟廵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一監司代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其監司副將以下悉以尚方劍從事則人人效力何賊不平遂剋

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為滅賊之期又請身赴行間督戰帝並可其奏而不許其行嗣昌復以開礦歛賊為言朝議迂之終不用是時賊大入四川胡士尤洪承疇縱賊嗣昌因言於帝曰熊文燦在事三日承疇七年不効論者絕文燦急而承疇縱寇莫為言近惟孫傳庭疏摘其纍惟聖明裁察嗣昌意帝護承疇則文燦新受任可無罪乃帝以承疇積勞而文燦嗣昌所薦知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臣但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十一年正月以督撫多不得才請詔大臣言官舉堪任者毋

拘資格及罪廢又請勅督撫評將帥年力勇怯以聽去留帝皆從之帝初納廷臣言課天下守令以修城郭練民兵儲糗糧備甲仗四事定功罪行數載徒空文帝復諭嗣昌嚴責撫按官嗣昌勒成一編以上帝賜名欽定保民四事書頒天下然有司卒不能力行也嗣昌建合勦之策謂賊必可平嘗任文燦文燦則專主撫所加餉天子特遣一侍郎督之本藉為勦賊用文燦悉以資撫嗣昌竟不守前說而帝不復詰廷臣亦無言及之者至三月嗣昌以滅賊踰期疏引罪薦侍郎張福臻李若星吳甡及職方郎趙光抃自代

帝不許所命察行間功罪乃上奏曰洪承疇專辦秦賊賊往來秦蜀自如勦撫俱無功不免於罪熊文燦專辦江北河南湖廣賊撫劉國能張獻忠戰舞陽光山勦撫俱有功應免罪諸巡撫河南常道立湖廣余應桂有功陝西孫傳庭山西宋賢山東顏繼祖保定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西解學龍浙江喻思恂有勞鄖陽戴東旻無功過鳳陽朱大典安慶史可法宜兼勵圖功總兵則河南左良玉有功陝西曹變蛟左光先無功山西虎大威山東倪寵江北牟文綬保定錢中選有勞無功河南張任學寧夏祖大弼無功過承

時宜遣代周軍民愛戴請削宮保尚書俾以侍郎行事變蛟光先彩五秩與大將期五月平賊踰期并承疇遂治大典貶三秩可法戴罪自贖議上帝悉從之嗣昌終以文燦為賢而文燦實不知兵既降國能獻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遂聽之所請無不曲徇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是月帝御經筵畢嗣昌奏對有善戰服上刑語帝怫然詰之曰今天下一統非戰國兵爭時比小醜跳梁不能伸大司馬九伐之法奈何為是言嗣昌慚頓首謝罪當是時流賊既大熾而朝廷又時時切東顧憂適太陰掩熒惑帝減膳修省嗣

昌歷引漢永平唐元和宋太平興國事以為不足憂其意實陰為互市地給事中何楷疏駁之嗣昌奏辯帝不問楷同官錢增復上言嗣昌藩任初慷慨肩事章數十上輒荷温綸若不難立奏廓清者臣實壯之迨十面之埋伏空布六月之師期漸踰十二萬甲兵同於畫餅二百八十萬軍餉委之逝波師老財殫寖寖乎有潰敗之勢臣竊憂之至議開市一疏援引不論所述漢唐宋諸事聞者咸為髮指嗣昌乃再疏請罪優詔慰留南京御史林蘭友復疏論帝怒斥之外六月特命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

掌兵部事再疏辭不許乃入直初嗣昌之奪情也廷臣以古者金革無避未敢訟言其非及入政府又奪陳新甲情起為總督於是何楷首論之少詹事黃道周詆尤力帝不悅特御平臺詰問道周會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疏復入帝怒并議道周罪俱鐫三級留翰林嗣昌嗾刑部主事張若麒醜詆道周遂鐫六級出之外同升士春亦皆謫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書范景文等言之亦獲譴嗣昌自是不理於人口文燦撫獻忠朝野知必叛言者紛至嗣昌執益堅至是始持兩端言科臣姚思孝以職掌過臣始聞

外議欲易文燦至豫撫常道立乞諸臣急欲易者臣不敢偏袒伏候聖裁帝嚴責文燦滅賊卒不易也時我

大清兵自墻子嶺入總督吳阿衡敗死阿衡者裕州人爲河東副使鑿冰拒流賊西渡有知兵名累官兵部右侍郎代張福臻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節制寧遠方一藻山海馬任順天陳祖苞三巡撫性嗜酒與總兵官吳國俊監視中官鄧希詔生辰大醉不能軍而警猝至乃援墻子路城拒五日力屈城破與中軍副將魯宗文俱死福王時得謚忠毅阿衡旣死京師

戒嚴總理盧象昇帥師入衛嗣昌與議不合惡之編修楊廷麟因劾誤國嗣昌起即改廷麟職方主事監象昇軍帝命中官高起潛監督軍務嗣昌與之比陰主和議以持重為詞戒諸將毋戰諸將益彼此觀望州縣失亡相繼嗣昌莫知所為十一月稱疾乞假命稍痊即起視事俄請輿疾督戰及首輔劉宇亮出視師復請代行並優詔不許御史王聚奎劾嗣昌機事不審予智自雄用一太阿倒授之文燦而賊勢日張用一大言不慚之阿衡而邊關不戒出處俱失忠孝兩虧無涓埃之補貽丘山之禍帝不納而嗣昌內斷

十二月象昇陣亡嗣昌益憂懼請賜鈇鉞昭國法有
詔職三秩戴罪視事十二年正月
大清兵克濟南德王被執遊騎直抵兖州御史郭景
昌上言自嗣昌倡樂天事小之說致邊備日弛上下
欺蔽庇一文燦禍延諸方庇一道立毒流中土且剛
愎自用陰鷙恣行筆端閃爍工於飾非真孔子所謂
利口覆邦家者宗社安危視此一人莫謂臣言不蚤
也亦不納及濟南變聞嗣昌復請罪聚奎因劾嗣昌
及山東巡撫顏繼祖請立正大法謝祖宗在天之靈
戕中外臣民之憤報聞嗣昌以人言再至力求避位

帝乃慰留且戒言官挾私妄奏而言者猶不已給事中張作楫歷詆諸臣中有提兵十萬計專避銳語時實無提十萬兵者責令首實因言嗣昌條奏機宜不曰避銳則曰毋浪戰阻將士之心開觀望之弊此國法之當正者高起潛手握重兵羽書告急左次不救反行剽掠致士民興謠怨聲載道臣有所聞敢不入告帝以無指實責令再陳作楫復言嗣昌謂臣調閱寧勁兵至必建奇勛及援師雲集反以毋浪戰爲戒起潛禁近親臣果戮力行間救民水火民將歡迎不暇乃所至閉關拒擊豈非兵不救民反掠民耶帝終

以為誣詆貶斥之二月
大清兵北旋給事中李希沆言聖明御極以來北兵
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
今日語侵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悞國四大
罪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帝怒希沆貶秩志舉奪
官初帝用嗣昌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故言者輒斥
嗣昌既負重罪帝又數逐言官中外益不服及宇亮
以督察無功奪職而嗣昌居位自如人言益藉藉嗣
昌亦不自安屢疏引罪乃落職冠帶視事未幾以叙
功復之方事之殷也嗣昌但據軍中報具奏請旨或

一日數上事皆從已決比旨下軍前則機宜已變欲遵部議則事勢非不遵罪且及以故進止乖宜事機屢失然諸將實恇怯不敢戰又藉口持重逗留退縮致種事大壞亦不盡嗣昌罪也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罪二年冬尚書王洽下獄死後論大辟九年秋尚書張鳳翼出督師服毒死猶削其籍及是已七十餘城罪更浮洽等嗣昌自危而帝眷不替楚山東巡按郭景昌有言至建虜遣戍嗣昌以中樞責重薦四川巡撫傅宗龍自代帝從之仍令侯代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嗣昌乃分五案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

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帥曰縱敵出塞於是中官則薊鎮總監鄧希詔分監孫茂霖廵撫則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總兵則薊鎮吳國俊陳國威山東倪寵援勦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棄市而嗣昌貶削不及以是物議益叢當未解嚴時廷臣多請練邊兵嗣昌因定議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廵撫以下分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

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
安東西策應餘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
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五萬外自
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
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
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
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餘授巡撫以
下分練又以畿輔重地議增監司四人於是大名廣
平順德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間各一人薊遼總督下
增監軍三人議上帝悉從之然嗣昌所議兵數至七

十銓萬為名美而已辛未嘗有實也帝又採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受轄於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於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於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剿餉期一年即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復請全徵帝慮失信太學生蔣國觀程國祥以為可行嗣昌復言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貧者何害帝意遂決戶部尚書李待問不敢違

由是勦餉之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海內益怨嗣昌不顧時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槩予新餉則舊餉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益虛槩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且事鉅莫敢難也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勦餉練餉額更溢之先後增賦一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迨帝末年深悔前失用太學士蔣德璟言詔罷練餉而賊兵已逼城下

吳甡文燦之撫賊也自謂剿賊已盡奏詞自詡嗣昌亦謂大功垂成倚宗龍且至得卸兵政至六月而張獻忠變聞嗣昌頗憂懼上疏請死不許八月宗龍抵京嗣昌遂解部事專治閣務嗣昌猶欲倚文燦收後効及羅猴山敗書聞帝漸悟嗣昌不足倚既撓群議用之庶幾一出平賊謝天下遂於嗣昌解任引罪疏將旨令督師嗣昌再疏辭不允命為督師輔臣賜尚方劍統制諸方兵馬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副將以下先斬後聞九月朔召見於平臺慰勞備至命吏部用人戶部措餉兵部調度俱內外協應嗣昌曰臣聞君

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當啓行願軍資甲仗米俻望勅所司遄發帝悅曰卿能如此朕更何憂駕還宮漏下二鼓矣翊日賜白金百大紅紵絲表裏四斗牛衣一賞功銀四萬銀牌千五百幣帛千嗣昌條七事以獻悉報可初四日復召見帝密有所諭左右莫得聞出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且泣命賜宴越二日陛辭復賜膳以二十九日抵襄陽入文燦軍頗亡之文燦所勦餉不至者六十萬而新附馬進忠李萬慶等不從亂均州五營雖亡去多思自拔者與以此解免嗣昌乃爲文燦辨曰廷臣以文燦不能勦賊

誣其無才不能用兵誣其無寔文燦特過持重耳且流冦數十百萬不可勝誅必撫勦兼施方可解散文燦收拾兩年功已十成六七獨獻忠再叛八營動揺今以一眚廢置并所用之人訾之非公論蓋文燦之罷由河南廵按高名衡劾之及嗣昌檄召知府萬年策僉事孔貞會劾用軍前名衡又劾二人以撫愚文燦不可用嗣昌以此發憤且由庇文燦而帝卒重罪之不用嗣昌議也嗣昌旣受代以十月朔大誓三軍督理中官劉元斌湖廣廵撫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以良玉有將才請拜爲平賊將軍報

可是月賊賀一龍等掠葉圍沈丘焚項城之郛冦光山副將張琮刀明忠率京軍踰山五十里及其巢射殺緋袍賊二人斬首千七百有奇嗣昌稱詔頒賜十一月王國寧獲以衆千人來歸國寧自號興世王與惠登相等同叛至是願從良玉自效嗣昌受之於襄陽處其妻子樊城良玉既佩將軍印志寖驕遣使以書謝嗣昌不悅會賀人龍大破賊興安嗣昌請進秩賜奬欲漸貴之以抗良玉良玉知之甚慍初獻忠及羅汝才愚登相等八營遁鄖陽興安山間聞嗣昌以宰相督師且大軍並集頗懼雖時掠南漳穀城房竹

山竹谿勢未甚熾諸將推鋒急擊宜可滅而嗣昌初
至即有養銳之說諸將遂無鬭志且積驕玩嗣昌令
刀明忠自承天赴荊門乃自隨棗至襄陽嗣昌將戰
之諸將力救僅撈百而已監軍僉事殷大白兩遣軍
令請於朝斬之其下始畏然嗣昌雖數遣將但遙相
遏未嘗督令合擊且去賊近而偵探時不實朝士皆
憂之傅宗龍剋十二月平賊又數趣分道進兵嗣昌
不聽遷延至歲暮未一戰張琮賀人龍之捷本非嗣
昌功奇徼巡撫方孔炤遣楊世恩羅安邦勦羅汝才
惠登相全軍覆於黃連坪至十三年正月他將戰黃

麻又敗嗣昌劾孔炤且自劾孔炤被逮嗣昌亦戴罪
汝才雖敗世恩安邦兵閧獻忠困興安惟討興其黨
整十萬黑雲祥混世王武自强小秦王白貴閻索王
承恩遣使乞撫嗣昌方注力獻忠佯許之時李自成
潜伏陝右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跳梁漢東勢差緩
嗣昌乃專勦獻忠獻忠先屢敗於興安遣使求撫不
許其黨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鵰劉希原來降國安即
隨良玉進勦獻忠乃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牒令還
良玉不可獻忠自大竹走太平據瑪瑙山自固二月
七日良玉與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夾擊大破之

斬賊三千五百有奇墜崖谷死者無算其黨掃地王曹威等授首十反王楊友賢率衆降是月也帝以嗣昌勞苦兵間發萬金犒師賜斗牛服一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瑪瑙山捷音至帝大悅先免嗣昌戴罪再發銀五萬兩幣帛千端犒師尋論功加太子少保自是軍聲始振而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敗賊水石壩獲其軍師四川將張令方國安又敗之千江河李國奇賀人龍等連敗之寒溪寺盤井川陝湖廣諸將畢集復連敗之黃墩木瓜溪軍聲益振汝才登相之求撫也使再至後為獻忠所搖計未決及聞瑪

瑶之敗二賊欽兵南漳遠安間尋殺安撫官姚宗中走大寧大昌犯巫山爲川中患而獻忠逼興安平利山中良玉圍而不攻賊得収召散亡由興安房縣走白羊山而西與汝才等合嗣昌以群賊合其勢復張乃由襄陽赴夷陵扼其要害四月帝念嗣昌復賜敕曰卿自去秋辭朝半載有餘行間勞苦鬢髮盡白無時不軫朕懷今再發賞功銀萬兩賜鞍馬二其早奏膚功慰朕顒望嗣昌遂請罷鄖陽撫治王鰲永用袁繼咸代之又請廢將猛如虎軍前立功並報可是月黄得功宋紀大破賊商城賊魁賀一龍等五大部乞

降監督中官盧九德受之未幾颺去汝才登相以是夏陷閿鄉運為諸將鄭嘉棟賀人龍所破汝才偕小秦王東奔登相獨越閿鄉而西自是二賊始分當是時諸部士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者十二三京兵之在荊門雲南兵之在蘭坪湖廣兵之在馬蝗波者久屯思歸多夜亡閿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陝西則賈閿遠河南則李際遇為之魁饑民多從之所在告警嗣昌以聞且請罪帝為發帑金五萬俾營醫藥責其督諸將進兵而陝之長武川之新寧大竹湖廣之羅田又相繼報陷嗣昌顧兵力不足乃下招撫

令爲諭帖萬紙散之賊中於是王光恩詭其八營來降嗣昌猶豫不决復叛去七月監軍孔貞會等大破汝才豊邑坪其黨混世王小秦王率其下降賊魁整十萬及登相光恩亦相繼降嗣昌見湖廣賊少决計入川以八月泛舟上謂川地梔塞諸軍合而殲之可盡殄會諸將張應元等敗績於土地嶺獻忠勢復張汝才因登相等降力漸弱走合於獻忠及聞督師西二賊急趨大昌犯觀音巖守將邵仲光不能禦遂連破諸守兵十月初大昌陷嗣昌立斬仲光劾速四川廵撫邵捷春賊遂渡河至通江嗣昌亦至萬縣賊攻

巴州不下嗣昌至梁山檄諸將分擊賊已陷劍州趙保寧將由間道入漢中賀人龍趙光遠拒之賊乃轉掠陷梓潼昭化抵綿州將趨成都十一月嗣昌至重慶賊攻羅江不克走綿竹嗣昌至順慶諸將不會師賊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之去賊遂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間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遂由水道下簡州資陽嗣昌至果州檄諸將合擊皆退縮屢徵良玉兵又不至賊遂陷榮昌永川十二月陷瀘州自賊再入川諸將無一邀擊者嗣昌雖屢檄令不行其在重慶也下令赦汝才罪降

則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璧日自堂
皇至庖湢遍題有斬督師獻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
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兩雪道斷復戒期三
檄賀人龍不奉令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
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嘗失機會王
鼇永嘗諫之不納及鼇永罷官上書於朝曰嗣昌用
師一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緣操心之太
苦也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甚難況賊情
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
牒往返動逾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戰也

其間能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若必遵晉輔號令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矣臣以為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衡諸將之功罪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畀其機宜之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決奇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餉為哉帝令中樞申飭嗣昌亦不能從也既是嗣昌以諸將進止不一納幕下評事萬元吉言用猛如虎為總統張應元副之比賊入瀘州如虎及賀人龍趙光遠軍至賊復渡南溪越成都走漢州德陽綿州劍州昭化至廣元又走巴州達州諸軍疲極

惟如虎軍躡其後十四年正月嗣昌知賊必出川梳
舟師下雲陽檄諸軍陸行追賊人龍軍已大𥧌西歸
所恃止如虎比與賊戰黃陵城大敗將士死亡過半
如虎突圍免賊遂下夔門抵興山攻當陽犯荆門嗣
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不應賊所至燒驛舍殺塘卒東
西消息中斷鄖陽撫治袁繼咸聞賊至當陽急謀發
兵獻忠令汝才與相持而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
里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陽近郊用二十八騎誘啓城
門夜半從中起放火燒納大衆城遂陷襄王被執獻
忠坐王堂下予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遠

令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未幾渡漢水走河南與賀一龍左金王諸賊合嗣昌初蒞襄陽以其地為重鎮城外鑿三濠設機橋列橫栝慎啟閉每門置一副將文稜出入識詞驗門法甚嚴賊乃出不意破之嗣昌在夷陵驚悸上疏請死下至荊州之沙市謀再舉俄聞洛陽已於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憂懼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年五十四廷臣聞襄陽之變交章論列而嗣昌已死矣繼咸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聞其子則以病卒報莫能明也帝甚傷悼之命丁啟睿代為督師而傳諭廷臣

云輔臣二載辛勞一朝畢命然功不償過罪實難辭
五府九卿言官議罪以聞定國公徐元禎等請用失
陷城寨律斬已死存案或仁施法外或罪宜更加純
候聖鑒帝責其游移令再議廷臣議如初帝曰嗣昌
功雖未成盡瘁可憫其賜祭有司護柩還籍嗣昌先
以勦賊功進太子少傅既死論臨藍平盜功進太子
太傅廷臣猶追論不已帝終念之悉不問後獻忠陷
武陵發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婦柩其子孫獲半體
改葬焉丁啓睿永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時
曆山東右參政坐事補陝西副使九年寧夏兵變殺

巡撫王楫啓睿捕誅首惡撫定之再遷右布政使分守關南從巡撫孫傳庭討賊數有功十一年冬就拜右僉都御史代傳庭巡撫傳庭屢破李自成賊衆亡畧盡而關中頻歲旱啓睿連告災不應長武環白水長安臨潼咸陽盜賊蠭起啓睿悉討滅之十三年擢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鄭崇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明年楊嗣昌死加啓睿兵部尚書改稱督師代嗣昌盡督陝西湖廣河南四川山西及江南北諸軍賜尚方劍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啓睿本庸才初爲巡撫帝因嗣昌言用之比當重任憂懼不知所爲既出關

將內承天赴嗣昌軍於荊州湖廣巡按汪承詔言大危在河南荊襄幸息警無煩大軍盡匿漢津船啟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鄧州州人閉門詬過內鄉長吏閉之羅啟睿怒上書言狀帝為切責承詔而命所過不給餉者以乏興論當是時李自成已陷洛陽圍開封勢大熾啟睿畏之不敢援聞張獻忠在光山固始聞勢稍弱乃謀於諸將曰上命我勦豫賊此亦豫賊也遂檄左良玉破獻忠麻城斬首千餘級帝真以啟睿足任而啟睿俾自成終不敢擊河南日告開封急啟睿以獻忠為辭竟不赴九月傅宗龍敗沒於項

城自成陷南陽發唐王連陷州縣十餘衆益盛復圍開封告急書日數至啓睿不得已督兵赴之避賊入城部下大掠諒賊攻圍日急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屢挫賊十六年二月賊始解去啓睿在許州畏賊逼始赴開封離許三十里而城即破其抵開封啓門入賊乘之幾陷御史劉之勃朱奉鉞郝晋給事中沈迅交章彈劾帝以難其代悉置不問汪喬年復敗沒於襄城啓睿勢益孤復失府州縣十餘不能救良玉又不肯為用一籌莫展空文塞責而已至六月帝特釋侯恂於獄用為兵部右侍郎總督援勦諸軍救開

封恂軍未至賊圍開封益急啓睿數奉詔切責乃大集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之軍偕保定總督楊文岳以七月會於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睿欲戰良玉不可啓睿曰圍已急必擊之諸將皆懼請詰朝合戰良玉歸營即先走諸營俱走啓睿文岳聯騎奔汝寧賊追之喪馬騾七千將士數萬啓睿勅印俱失事聞詔褫職候代壓九月開封遂陷乃徵下吏久之釋歸當是時中原糜爛已極啓睿以匪才膺重任由廟堂不知人而本兵又一歲數易莫爲計時相周延儒輩悉置疆事膜外一敗塗地中原陸沉論者恨之福

王時啓脅貴緣馬士英充為事官督河南勸農勦寇
諸務尋以擒斬歸德偽官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官其一子給事中吳适劾之不聽明年事敗不能死
旋里久之卒從父魁楚崇禎四年春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保定副使盧象昇等討流賊有功魁楚亦被賞
七年擢兵部右侍郎代傅宗龍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九年七月
大清兵入昌平長驅南下魁楚不能禦下吏久之故
還福王時馬士英納其重賄起故官總督河南湖廣
兼巡撫承天德安襄陽未赴會兩廣總督沈猶龍入

為侍郎魁楚竟代其任尋加兵部尚書唐王自立於福州命以故官協理戎政靖江王亨嘉反桂林下梧州執巡撫瞿式耜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傅等襲走之獲於桂林封魁楚平粵伯仍留鎮两廣閩中事敗與式耜擁立桂王於肇慶進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

大清兵下廣州漸廹肇慶魁楚奉王走梧州後棄之走岑溪輜重多舳艫相屬為大將李成棟追獲魁楚遂降成棟與有隙錄其家數百人殺之魁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莫保尚求活人耶并殺之

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洛

陽知縣天啓二年擢禮科給事中楊漣劾魏忠賢奇瑜亦抗疏力詆六年春由戶科給事中出為陝西副使尋遷右叅政分守南陽崇禎改元之秋御史姜兆張言奇瑜官洛陽多惠政在諫垣力擊權奄不宜寘外藩卽議奇瑜已屢遷報罷尋加按察使職專撫民而河南廵撫丘兆麟鄖陽廵撫梁應澤咸請召還者閻應澤言奇瑜比忠賢於劉瑾謂羽翼已成幾傾大寶瘤癭蓄毒終必潰烈令當時早納其言安有後日之禍同時抗疏如陳良訓劉懋諸人悉還故物而奇瑜獨遷外寮令人鬱鬱並報聞尋歷陝西左右布政

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代張福臻巡撫延綏時大盜神一魁不沾泥等已殲而餘黨猶衆歲大饑民多從賊明年五月奇瑜上疏極言鄜延達鎮城千餘里幾荒盜賊狀帝爲免延安慶陽田租且議撫恤奇瑜乃遣副將盧文善討斬截山虎柳盜跖金翅鵬尋遣游擊常懷德斬薛仁貴參政戴君恩斬一條龍金剛鑽開山鷂黑殺神人中虎五閻王馬上飛都司賀思賢斬王登槐巡檢羅聖楚斬馬紅狼滿天飛參政張伯鯨斬滿鵓鴿黃參耀隔溝飛守備閻士衡斬張聰樊登科樊計榮一塊鐵青背狼穿山甲老將軍二將軍滿

天星上山龍把總白士祥斬掃地虎守備郭金城斬扒地虎括天飛守備郭大斬跳山虎新來將就地滾小黃鶯房日兎游擊羅世勛斬賈總管逼上天小紅旂他將斬草上飛一隻虎一翅飛雲裡手四天王薛紅旗獨尾狼諸渠魁畧盡奇瑜乃上疏曰流寇作難始於歲饑而成於元兇之煽誘更姓名爲僞號致兩郡三路皆盜藪今未煩一兵未絶一絃擒斬頭目一百七十七人及其黨一千有奇頭目既除餘黨自散向之斬木揭竿者今且荷鋤負耒矣帝嘉之令錄有功將士以聞延綏群盜多解獨鑽天哨開山斧據永

寧關前阻山下臨黃河數年不下奇瑜陰簡銳士念賀人龍將而身爲後勁直抵延川佯策馬東曰覘吾馬首所向乃旋師疾西走入山賊不虞大兵驀驚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有奇二賊俱戮分兵擊斬一座城境内劇盜盡平奇瑜威名著聞陝明年陝西賊盡入山西河南延蔓畿輔湖廣諸撫鎮事權不一廷議設大臣總之衆多推洪承疇以承疇方督三邊不可動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專辦流賊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而以山西已卯里先任勳給事中馮可賓諭其

非奇瑜被劫責先是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自楚入蜀陷夔州阻險復還鄖陽分其軍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淅川一上金漆坪渡河犯商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陜西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奇瑜乃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載斬賊千七百餘級越七日大破之乜家溝斬一千八十餘級總兵鄧玘功爲多已設伏蚋溪連戰斬三百餘級至獅子山斬七百二十餘級别

將楊化麟楊世恩周仕鳳楊正芳等分道殺賊皆連
勝擒其魁閻王翻山虎等奇瑜上言楚中屢捷一時
大盜幾盡其竄伏深山者臣督鄉兵爲嚮導無穴不
搜楚中漸有寧宇帝嘉勞之無何督副將劉遷等搜
竹溪平利賊追至五狼河擒其魁十二人又令參將
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初承疇
見大兵聚湖廣虞賊走漢南上疏言賊自四川來由
陽平關過河奔鞏昌臣至秦州守賊遂合兵入西當
襲破鳳縣分爲二一向漢中太守斷棧道守雞頭關
賊乃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求

撫臣佯許之而檄鎮臣發兵禦且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間方畢會漢興旁突商雒秦事大可憂也會甘肅有警承疇西援不及勦至是奇瑜見湖廣賊盡急引兵而西謂賊不足平有驕色遣游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叅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略陽沔縣防賊南道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賊北道而身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賊東道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截賊奔逸賊見官軍辟集大懼悉遺入興安之車箱峽諸渠魁李自

成張獻忠等咸在馬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悞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傷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威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無大計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令諸將毋邀阻撓撫事諸賊未大創本無降意既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關中大震巡按御史傅永

淳以聞帝怒下詔切責兵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奇瑜納降之舉臣固疑之夫一頭目統男婦千餘人少者亦六七百人執器械結隊而行解散者固如此乎乞哀非真心反叛乃常態況弓矢刀槊未嘗釋手乃欲令所過地毋動是何愚也虎入事已不可為奇瑜亦悔失計委罪他人以自解賊初叛猝至鳳翔誘開城守臣知其詐給以縋城上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餘衆謀而去其犯寶鷄亦為知縣李嘉彥所挫奇瑜遂劾嘉彥及鳳翔鄉官孫鵬等撓撫局撫按官亦異心帝怒切責撫按逮嘉彥鵬及士民五十餘人奇瑜

又言賊衆一潰東西南北惟所之臣一身安能肆應令死守鳳翔旋即入西安矣乞敕陜西鄖陽湖廣河南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有失則治諸臣罪又委罪陜西巡撫練國事國事亦被逮給事中顧國寶劾奇瑜悞封疆并劾兵部尚書張鳳翼詔奇瑜解任候勘御史傅永淳復劾奇瑜解龍州圍報首功不實詔除名錦衣官逮訊罪當死有庇之者九年六月謫戍邊初奇瑜官南陽唐王殺其世子欲并廢世子子聿鍵賴奇瑜力聿鍵得為世孫後聿鍵稱號閩中召奇瑜為東閣大學士道遠未聞命卒於家

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黃州推官遷禮部主事歷郎中出封琉球還擢山東左參政遷山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憂歸徙家蘄水崇禎元年起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海上故多劇盜袁進李忠旣降楊六楊七及鄭芝龍繼起總兵官俞咨臯招六七降芝龍猖獗如故然芝龍嘗敗都司洪先春釋不追獲一游擊不殺咨臯戰敗縱之走當事知其可撫遣使諭降之文燦至善遇芝龍使為己用其黨李魁奇再降再叛去芝龍擊擒之海警暫息而鍾斌又起斌初亦就撫後復

叛寇福州文燦誘斌往泉州令芝龍擊敗之既而賊之大洋斌投海死閩中屢平巨寇皆芝龍力文燦亦叙功兩增秩賜金蔭子錦衣百戶芝龍擢游擊其弟芝虎官守備五年二月擢文燦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先是海寇鍾凌秀既降復叛為芝龍所擒其黨潰入長汀轉掠江西屬邑文燦檄芝龍屢敗賊而福建有紅夷之患海盜劉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邑帝以責文燦文燦不能討乃議招撫賊羊許之叅政洪雲蒸長沙人初官廣西叅政嘗搜凌秀餘黨斬三千餘級盡毀其巢文燦

乃令雲蒸與副使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入賊舟宣諭俱被執文燦懼罪奏諸臣信賊自陷給事中朱國棟劾之詔貶秩戴罪自効八年芝龍合廣東兵擊香于田尾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承祖等脫還賊黨千餘人詣浙江歸欵海寇盡平文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厚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嶺南會帝疑劉香未死且不識文燦為人遣中使假廣西採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盛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悞

國耳若文燦往詐令鼠輩至是載中使起立曰吾非
往廣西採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
足辦此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
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
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
言之於帝初文燦從斷水與邑人姚明恭爲姻明恭
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本兵柄得帝眷以帝急
欲平賊規引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
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十年四月拜文燦兵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禎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

湖廣四川軍務文燦拜命即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為己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護方力甲冑甚整次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卻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策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燦乃辭去抵安慶帝所遣中官劉元斌盧九德監勇衛營軍者亦至良玉宿將桀驁素不受文吏

節制會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詬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為用嗣昌言於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有才敗於真陽而京營將黃得功連破賊兵威甚振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軍屢捷益懼文燦頗決計招降初抵安慶即遣人招獻忠劉國能二人聽命乃益刊招降之檄遍懸通都又請盡還民與粟閉城中賊無所掠當自退嗣昌亦非之帝怒嚴旨譙責嗣昌為救解復因其請界以畿輔山西兵各五千至明年國能果降而獻忠襲據穀城會得

功又大破賊舞陽賊益懼馬士秀杜應金夜半降信陽城下獻忠為左良玉所創幾被擒其下饑困多散去獻忠窮蹙亦因陳洪範以降嗣昌以平賊踰期議諸文武官賞罰獨稱文燦功洪承疇曹變蛟等俱貶秩而文燦如故已而京軍解遂平圍斬獲三千有奇文燦在裕州以馬進忠羅汝才十三家賊聚南陽嵩意招撫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賚金帛酒牢徧之名曰求賊賊益陸梁不可制帝亦知文燦大言無實詗得其狀下詔切責之文燦甚恐然中情怯竟不能戰孫傳庭出關擊賊文燦不相救言者多尤之

河南人在朝者力言招撫非策嗣昌已入政府葉掌
中樞為文燦內主然其言九月文燦次襄陽賊分居
鄖襄諸險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盧九德曰兵分則
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宜厚集將士并力擊之衆曰
善乃以僉事張大經監大將左良玉陳洪範軍以通
判孔貞會監副將龍在田軍戰於雙溝大破之斬首
二千餘級羅汝才惠登相率九營走均州李萬慶率
三營走光固十一月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孫傳庭入
衛汝才等以為討己也大懼率敗卒叩太和山提督
中官求撫中官為移諜文燦許之處汝才及一丈青

小秦王條龍四營於鄖縣處登相及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於均州上言臣於李萬慶賀一龍馬光玉及順天王主勸他皆主撫令汝才等輸城請赦罪授官以備征調可之時京軍及良玉亦以入衛行文燦勢漸孤馬士秀杜應金遂叛於許州初士秀等降良玉以衆八千命許州知州董夢蘭處之郊外許大州也良玉及諸將咸寄孥與賄焉良玉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文燦軍中偽請急假良玉軍號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城南樓劫庫殺官吏挈其貲投李萬慶萬慶即賊魁射塌天也十二年三月良

玉還破降馬進忠又與劉國能擊降萬慶士秀應全亦再降時順天王已死其黨順義王亦為其下所殺文燦上言臣兵威震慴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尚稽天誅可刻月平也帝優詔報之初張獻忠之降賂數城擁兵不散所部不過萬人顧索十萬人餉文燦及中外要人咸中其餌所要求無不從為請官請地請關防奉若驕子獻忠初列軍狀請備調遣既而三檄其兵不應朝野知獻忠必叛御史王聚奎首言之其後言者益衆文燦自度不能制苟安無事而已其後羅汝才降不肯釋甲文燦亦

無如奈何及進忠萬慶等並降文燦益以為得策嗣昌亦自謂知人一時朝臣方謂天下且無賊至五月獻忠反於穀城以汝才屯房縣城外劫與同反攻陷其城道路傳九營俱反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强應為所并會議不決王光恩首盧指出血以次歃遂相與據要害以拒獻忠無何亦叛去天子聞穀城變大驚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令戴罪視事七月良玉擊獻忠羅猴山大敗帝聞益怒八月黃得功等大破馬光玉於淅川文燦所遣兵亦有功冀以此宥罪而帝已命嗣昌來代十月度嗣昌已至軍

即遣使逮文燦下獄坐大辟時中使毗文燦者已前死而所親姚明恭方柄國不能救也十三年十月竟棄市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箱谷張獻忠之反穀城為明所由亡而陳奇瑜與文燦其罪首云

王家禎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啓五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廵撫甘肅松山部部長銀定反成擾西鄙二十餘年自家禎受仕三犯三却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摧戶部右侍郎轉左崇禎元年二月攝部事邊餉不以時發至七月遼東兵鼓譟廵撫畢自肅自縊死帝太怒削家禎籍尋叙甘肅功復其冠帶九年七

月京師兵起兵部左侍郎未幾總理盧象昇入衛命家禎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陳必謙罷即命兼之中州賊為象昇必謙所蹙勢少衰及兩人去諸將左良玉陳永福羅岱等彼此觀望馬進忠等復蔓南陽家禎督將士會勦賊不敢大逞而楚人在朝者言家禎高臥汴梁置全楚度外帝下詔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亦不能大創其冬家丁鼓譟燒開封西門家禎暮夜自外歸慰諭加犒賞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乃定楊四者舞陽劇盜也與其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

於陳必謙既而復叛大爲南陽汝寧患南陽同知萬年
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諸將良玉及牟文綬等連破之
四焚死馭民三海亦爲參將陳永福副將龍在田守備
劉洪起等所破擒土魁呂定是時流賊盡趨江北留都
震驚良玉既平四往援擊走賊湖北給事中羅志儒言
家禎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以家丁之變已
心輕之而給事中鍾斗亦上疏請更總理家禎遂稱病
帝難其代不許至四月以總理授熊文燦令家禎專撫河
南文燦未至會安慶告警詔遣良玉赴援家禎以中原
方急守宜不遣其秋劉國能等犯開封裨將李春

賁等戰家積拒守賊乃去敗書聞令所司議罪文燦亦已至軍乃落職閒住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遣兵據長垣設偽官家積謀舉兵誅之未發為賊所覺與子元炌並自經死

論曰嗣昌之敗也始以主撫繼則加稅而進川一着最為失策蓋深蹈絕險轉調猝難是自陷也既不能截賊入險而反驅兔出山猛獸逸於柙誰其禦之中原淪沒實嗣昌之罪也區區一死豈足以謝天下乎從來盜賊乞降卒皆偽也必我能制其生死之命而後乃得其一朝之歪彼面縛丐哀冀苟活耳狼心叵

測詎足信乎奇瑜文燦為李張二賊所愚若玩弄於股掌而莫之覺庸人誤國誰實使之是固有任其咎者矣